

端午話包粽



【作者速寫】李順利，民國八十四年空軍中校退伍。

今年陽曆六月九日，是農曆的五月五日端午節。依照民俗，家家戶戶都要包粽子，紀念投江的愛國詩人屈原。

從小在眷村長大，每逢端午節前兩天，家裡就開始採購乾的麻竹粽葉、麻繩、糯米、花生、五花肉、蛋黃、香菇等配料。買來的糯米，要先泡水二至三小時，包鹹粽子用長糯米、包甜粽子用圓糯米。

若是買到新鮮的粽葉，要先煮熟、洗過、瀝乾，再用剪刀將粽葉頭上的葉梗剪掉，將大、小粽葉分開擺放，方便媽媽拿兩片粽葉（大片在外，小片在內）包粽子。

等餡料備好後，媽媽開始包粽子。我們則幫忙顧煤球爐子，同時將大鍋從床下拿出來洗乾淨，先煮一大鍋水，



▲內餡飽滿的粽子，令人食指大動。（圖片提供／王英豪）

待媽媽將粽子包好，立刻下鍋煮。這一煮，就是兩小時。

煮粽子時，若鍋裡的水不夠，一定要加全開的熱水，「熱水要蓋過鍋裡粽子上，才可以讓粽子一次全部煮熟。若加的是生水，粽子就會煮不熟了」，這些都是當年媽媽口傳的祕訣。此時，眷村空氣中充滿了粽香，家家戶戶都將煮好的粽子分享給鄰居，大家就可以享用來自各省不同口味的粽子，真是幸福啊！

眷村的孩子們，都會用媽媽做衣服剩下的布料，自己縫製端午節的香包，媽媽則於晚上空閒時，把雄黃泡在高粱酒中，將這雄黃酒抹在孩子的額頭上及耳朵背後，避免在這段炎熱天氣中，孩子被蚊蟲、毒蛇叮咬，這一切都在歡慶端午佳節的氣氛中度過。

長大結婚後，每逢端午，我就會陪內人回臺南市關廟區的娘家過節。南部人部分地區用月桃葉包大粽子。因內人娘家是做生意的，丈母娘所包的粽子一個快要一斤重。

第一次吃的感覺是南部粽有種月桃葉的香味，對從小習慣吃竹葉粽子的我，有些新習慣，但吃了兩顆後，就習慣了。南部粽餡料豐富，除了花生、五花肉、蛋黃、香菇，還有五穀米、魷魚、蓮子、栗子等配（餡）料，每一個都散發古早香味，香Q不膩。

野薑花葉質地較脆，包粽時需要較高段的技術。所以古早時候，女孩們都會先以竹葉練習包粽子。待獲得長輩認可，才能進階到以野薑花葉來包粽子。這是當地一種給予婦女的特別榮譽。

月桃葉花生粽是臺南最具特色的粽子，以花生為內餡，有著濃厚的土豆香，混合著淡淡的月桃葉香。若將內餡加上高纖維的雪蓮子，口感、營養更加提升，再淋上花生粉，配合特製醬料，真是風味一絕。當地男人一餐能吃上三個，真是過癮。

今年元旦，我們去臺東太麻里海邊跨年看日出，因雲量太多，無法看到第一道曙光，卻在當地吃到原住民用月桃葉包的小米粽。這種粽子除了使用月桃葉，裡面再放上一片假酸漿葉，內餡除了小米或芋頭，也有豬肉或魷魚乾，粽子有長形、方形和扁形等。

多年前去綠島，看到原住民用月桃葉與姑婆芋葉做包裝材料，賣肉的攤販用月桃葉裹住豬肉，再用稻草繩綁一下，便可以提著走了，既方便又環保。原住民也喜歡用月桃葉裹著食物野炊；綠島人則用月桃葉包海鮮粽子，風味獨特。

還有野薑花粽，是以野薑花根當味精，即將已成熟的野薑花根取出，洗淨、切片、醃漬、曬乾，磨成粉末狀後，和糯米、香菇、豬肉、菜脯，加以拌炒，再用野薑花葉包起來，即大功告成。

野薑花葉質地較脆，包粽時需要較高段的技術。所以古早時候，女孩們都會先以竹葉練習包粽子。待獲得長輩認可，才能進階到以野薑花葉來包粽子。這是當地一種給予婦女的特別榮譽。

英文改變我一生

【作者速寫】蘇承安，服役軍職三十五年，民國七十一年退伍。

我於民國三十六年進入海軍浦口工廠任軍委四階司書，這個階級相當於准尉，當時軍中文官分為軍委、軍薦及軍簡，分別相當於尉、校及將級軍官，後來又改為「同」字，如同少尉、同少校、同少將等。

民國四十七年，所有軍中文官都在受訓一段時間後改成為正式軍官，於是我從「同中尉」改任「行政中尉」，以後又在陸上各單位及兩艘軍艦擔任文書員、文書官、人事官等。

民國四十六年自艦上調回陸地後，總覺得長此以往不是辦法，於是重拾一向都有興趣的英文。當時我在左營工作，有兩位美軍顧問團的士官免費教授英文，我都去聽課。此外，我還去高雄一

所摩門教堂聽聖經課。總之，我並未為學英文花錢。

民國四十九年，我在左營海軍第一造船廠任人事官時，又參加廠長夏新英籍夫人的英文課。有一天，看到國防部軍官外語學校招生的公文，乃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報考，考後數月均無消息，反正我也未抱太大希望。直到有一天，收發小姐偷偷告訴我：「蘇天，收發小姐偷偷告訴我：『蘇天，你考取外語學校了！』」

於是，我成為英文班第十一期四十九名學員之一，受訓一年。教官中知名人士甚多，包括張彝鼎將軍、國防部聯絡局局長胡旭光將軍、衣復得博士及師範大學張芳傑教授等。張教授可能因本身近視，為了顧慮他人，所以在黑板上寫的字特別大，不到幾分鐘就寫滿了，該堂課的值班學員也就特別辛苦，因為要跟著擦個

不停。另外還有多位美國女教官，她們大多是美軍顧問團軍官的太太，這樣的課程對我們在聽說方面助益甚大。

有一堂課是每人分配一臺錄音機，在用耳機聽錄音帶時可逐句模仿著說，然後自己對照聽聽看有何缺點，以便改正。當時這可算是很新的設備了。受訓期間，全校曾舉辦兩次英文壁報競賽，本班兩次都是由我獨力繕寫完成，也都榮獲壁報冠軍。

畢業後，幸運地被分發到軍中最高級的外事單位國防部聯絡局。說「幸運」，是因為該局從不問人員的出身，任何官科（即使是畢業自三軍官校）均一視同仁。因此我這個行政官科的人未遭受歧視。軍中外事人員分為編譯官、連絡官和特等編譯官三種，而以特等編譯官的待遇為最高。我於

民國五十四年在七十餘名應考者中，以第一名考取特等編譯官，開始從事核稿工作。

期間，長官曾推薦我升任副組長，我因自知缺乏領導統御的能力而婉拒。晉升上校後於民國七十二年退伍。退伍後又先後在數家貿易公司及多家翻譯社工作，賺取一些外快（軍中戲譯為「outside quick」），共計三十餘年，最後數年是在家以電腦接件，譯單再用e-mail傳給翻譯社。直到約一年前因健康關係才完全停止。

回想起來，當初我如未攻英文，以我軍文的出身想晉升到上校，恐怕比登天還難，甚至連能否升到校官都有問題。至於「outside quick」，更是不可能的事。因此我要說：「學英文改變了我的一生。」

【作者速寫】陳和興，憲兵預士退役，生態旅遊高山嚮導領隊。

日湯真山遊記



自日湯真山三角點望去，綿延不斷的山脈守護著屏東平原。（圖片提供／陳和興）

從屏東市東望，遠處的大武山頭常年雲霧繚繞，若隱若現、虛無縹緲，彷彿仙境。大武山西稜，有一座中級山，名「日湯真山」，海拔一七〇二公尺，位於屏東平原，連接鱉葉根山、真笠山、笠頂山，接近平地。

車行屏一〇二之一線公路，經過泰武鄉公所後，開始一路攀升到「大武山之門」。蜿蜒崎嶇的山路，考驗駕駛功力，左彎右拐，再來個髮夾彎，真是驚險刺激。到登山口的路更為狹小，路面高低不平，卻是進入大武山必經之路。

我全神貫注的駕駛，沿途山巒轉折，大武山的美景時而出現，道路兩旁，山上人家種了許多咖啡樹，頻頻向我們招手。

新登山口是八八水災道路崩塌後新生的。理所當然，再往上走，還有個舊登山口。到日湯真山有兩條途徑：一是由新登山口（停車處）往上，經過兩個高繞，接林道至舊登山口旁，順著「往日湯真山」的指標直上；二是由新登山口（停車處）上行，在第二個高繞點，依指標往左，直上日湯真山。兩條山路的路況及距離相似。我們這次選第二方案，沿路談笑風生，不時駐足觀察動植物。

「尋芳愁路盡，逢景畏人多」，山中慢走尋芳，總能發現許多寶物，對不知名的就拍照記錄，大家七嘴八舌討論，回家後再細細比對，尋找答案。不知不覺，我們已抵稜線上的「日湯真山三角點」。此行主要目的，是觀賞臺灣杜鵑和外形近似的西施花。

站在三角點上，眼前的深谷中，雲層經常停留，形成雲海，潔白似棉絮，我受山名的影響，總是幻想日湯真山上有非常舒適的溫泉池，可享受泡湯之趣。其實漫步山林，已可享受森林浴、芬多精，這比「泡湯」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從山上遠觀，高屏一覽無遺，連小琉球也清晰可見；內埔、潮州就在腳下，一眼就可看到故鄉，真是奇妙，尤其「林後四林平地森林園區」的大武圓園道，就像在平地上劃一個圓周，明顯而有趣。

臺灣原生種植物搖曳生姿，與大地連結，想賞花就上山吧！把美好的事物記憶在相機裡，不帶走山上的東西，美景永留子孫。

九十老叟憶當年

【作者速寫】林永增，民國四十四年陸軍上士退伍。

媽媽是舊社會的傳統女性，纏著小腳，沒讀過書，卻精明能幹，善於勤儉持家。父親在山東煙臺一家煤行做事，長年在外，只有逢年過節，才跟我們團聚。

因此家中一切都由媽媽張羅，由於父母的勞碌奔波和克勤克儉，換得一家人溫飽，使我兄妹四人能夠有一個和樂幸福的童年。民國二十六年，日本發動七七事變。翌年，我的故鄉山東煙臺被侵占了。

由於苛捐雜稅，加上水災、旱災及蟲害接連發生，農作物歉收，人民生活陷入困境；為減輕家庭負擔，我被迫輟學，於民國三十二年春天到東北瀋陽找堂兄林永堂謀事。

臨行前一晚，媽媽在燈下為我收拾行李，含著眼淚對我說：「孩子，這是你第一次出遠門，在外不比在家，什麼事不可任性，一切都要忍讓為先，不可和別人計較，做人處事要留餘地。天氣冷了要多穿衣服，萬一生病了，媽媽離你那麼遠，沒

有辦法在身邊照顧你，就全靠你自己了，有什麼困難，隨時寫信回來告訴媽媽，千萬要牢記在心裡。」媽媽這一番叮嚀萬囑咐，一直縈繞在我耳邊，烙印在心坎裡，至今還是我的座右銘。

到了瀋陽，找到堂兄，跟著他在鐵工廠當學徒，我連忙寫信回家，請媽媽安心。不久接到媽媽的來信，安慰我，要我好好聽堂兄的話，充分流露對我的關懷。

抗戰勝利後，我滿懷希望打算回家探望媽媽，同享天倫之樂，誰知交通中斷，有家歸不得，使我回家看媽媽的美夢成為泡影。後來，我認識一個名叫鄭美東的軍人，經他介紹我當了兵，於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到五十二軍二十五師第五團第二營營部報到，擔任上兵勤務兵。

三十七年，東北局勢逆轉，我隨軍從營口航行到上海。三十八年，大陸淪陷，由上海隨軍到了臺灣。四十二年，我隨軍駐守金門，遇上九三砲戰，全島官兵日夜趕築防禦工事，非常辛勞。

期間，我病倒了，伴隨著咳嗽、失眠，為了軍人的榮譽和自尊，每天仍打起精神硬撐下去，直到最後不能再撐了，連長把我送到師部衛生連，經檢驗及五三軍醫院X光透視，確定罹患兩側空洞肺結核。

肺結核是慢性病，需長期治療，所以後送嘉義榮民醫院田中分院治療長達七年，總算撿回一條命。民國五十年病癒後，我考取花蓮師訓班，後又到臺南師專進修。畢業後，分發到臺南縣將軍國小當老師。經友人介紹和許秋菊女士結婚，生下一男兩女，她卻不幸在七十二年清明節當天，一句話都沒交代，就與我天人永隔了。

民國七十六年，政府開放大陸探親。透過紅十字會與弟妹取得聯繫，輾轉回到故鄉，才知道雙親已在三年前先後過逝。弟妹帶我去雙親的墓地，現場只見土堆，連個墓碑也沒有。我連忙花錢請弟妹僱人修墳，善盡一點孝道。

探親回臺後，我將雙親相片放大，懸掛於客廳，每次仰望慈顏，想起慈母對我的教誨，內心總是隱隱作痛。

交流道

「榮光副刊」歡迎榮民眷投稿，字數限一五〇〇字內，相片請附說明，並註明「姓名、電話、戶籍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介」，本刊保有刪修權，如經採用，稿酬從優。打字稿及數位照片請以E-mail傳：miche Chiang@ctee.com.tw；手寫稿件請郵寄臺北市臨牀大道三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

獲採用作品將同時刊登於榮光雙周刊及電子報（<http://paper.vac.gov.tw/index.htm>），或納編於輔導會專書，或授權轉載。洽詢專線：〇二—二三三八〇八六二。（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）